



半岛烽烟

BANDAO FENGYAN

半 岛 烽 烟

张 希 征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沈阳

半 岛 烽 烟

张 希 征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¹³/16 插页：8

字数：246,000 印数：1—30,000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508 定价：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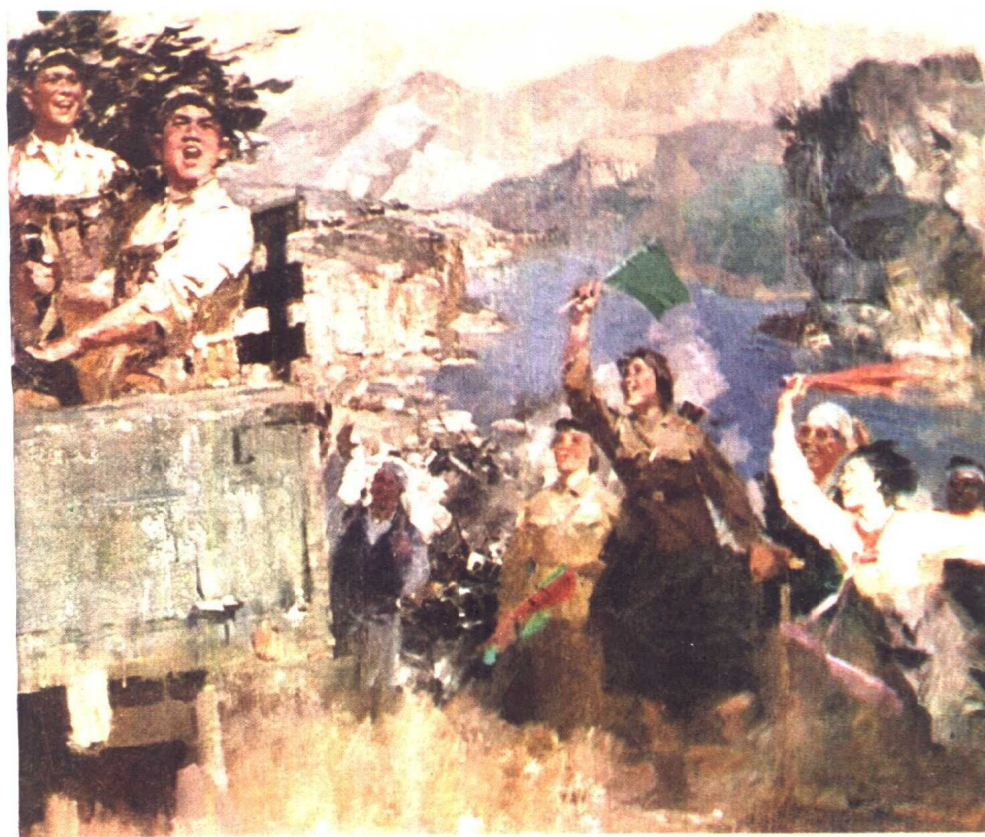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《半岛烽烟》，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尾、第二次战役初，这中间的一次具体战斗为背景，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、朝鲜人民军和朝鲜游击队紧密配合，协同作战，全歼侵略美军欧姆师的战斗故事。

作品通过“虎威岭阻击战”、“过江牵敌”、“探冰”、“深入敌腹”、“聚歼欧姆师”等战斗场面的具体描写，成功地塑造了志愿军连长石江勇这一主要英雄人物。同时，还塑造了志愿军师长黄坚、师政委任剑锋、人民军郑煜师团长，以及志愿军、人民军、朝鲜游击队等各具特性的诸多干部、战士的英雄群象。

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复杂，人物性格鲜明生动，颇具浓郁的战斗生活气息。



战 歌



朱忠福 徐 伦 作

纷纷扬扬的大雪，飘起来没完没了。一连下了几天几夜，直到溪水城骤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，这雪，才象疲倦了似的，停下来。

中国人民志愿军黄坚师长，手捧望远镜，站在溪水城北面一座高峰的腰部，久久地朝山下观察着，倾听着，思索着。

面前这座朝鲜山城，是黄海道的一座古邑。它同朝鲜北部所有城郭一样，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。此刻，它和周围的山山岭岭，沟沟壑壑，都沉浸在白皑皑的大雪之中。这一九五〇年的冬天，虽然早寒多雪，但是象这样的大雪，还是入冬以来第一次。它不仅掩盖了战争的创伤，还给交战双方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匆匆向南溃逃的美李侵略军，继第一次战役的惨败，第二次战役一开始又遭到了更大的惨败。现在，又遇到这漫天大雪，使他们所吹嘘的“空中优势”完全失去了作用；他们所依赖的四个轮子也都变成了蠕动的甲虫。美军第八军长——朝鲜战地司令官华尔顿·沃克中将，躲在汉城堡里，气急败坏地大骂起天老爷来了。与美李军相反，英勇的中朝人民军队，却不顾大风雪的阻挡，衔尾直追，抢渡清川江，飞跨大同江，一口气逼近这三八线上的临

津江！

“沃克！你骂娘去吧，机械化救不了你的狗命！”黄坚师长在心里骂了一句，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。

昨天夜里，他的部队和郑煜师团——这两支从第一次战役起就并肩战斗的中朝兄弟部队，按着上级的统一号令，把担任掩护侵略军撤退的一个美国陆战团，紧紧地包围在这座山城之中。军长刚刚打来电话说：三天前，麦克阿瑟又把一个机械化的王牌师，从日本运到了朝鲜，现在正气势汹汹地向三八线以北调动。沃克把这个师用到西线，看架势是来解溪水之围的。

“老黄，”军长特意嘱咐他，“你可不要小看溪水城里那个美国陆战团的中校团长哩，听说他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·柯林斯的一个远房堂弟咧。你想想看，沃克敢丢掉这位中校团长不管吗？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所以说，他要动用一下这个所谓机械化王牌师，来救溪水之驾喽！”

黄坚师长反复琢磨着军长这颇有风趣的话。这个机械化王牌师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呢？王牌？好嘛，来多少都“欢迎”。但是，由于这个敌情的突然变化，摆在他和郑煜师团长面前的任务，不止要吃掉城里这股敌人，而且在发起攻城的同时，还必须拿出一定的力量去狙击这个所谓机械化王牌师。对，把二团投上去。这个团在龙岷里一带配合人民军吃掉一股逃窜的李承晚匪军之后，正掉头往溪水赶来。嗽，按路程计算，再过一个小时，这个团的前卫连长石江勇，就会按着他的命令，赶到师指挥所来了。一想到石江勇，黄坚师长的脸上不觉闪过一丝微笑。是啊，他深知这个青年

猛虎连长的脾气。你看吧，要不了一个小时，石江勇准能赶到这里来。

突然，敌人的一排炮弹飞过来，在不远的乱石丛中爆炸了，腾起一柱柱黑烟。警卫员赶忙上前，说：“首长，我们回掩蔽洞吧。”

黄坚师长纹丝未动。他还是那样安静地站着，望着那笼罩在溪水城上空的烽烟，脑海里思考着新的战斗方案。

忽然，他耳边响来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报告！师长同志，二团前卫连长石江勇，奉您的命令提前赶到！”

“噢，这么快！”黄坚师长一边说着，一边转过身来。只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志愿军基层指挥员。尽管满脸带着风尘，但那张长方型的脸膛，一双又粗又黑的剑字眉，一对笑盈盈的有神的大眼睛，一条高直清秀的鼻梁和一张端正的嘴唇，都给人一种充满青春活力，英气勃勃的感觉。对方的棉军衣上沾满了战尘，但仍然整齐利落。

黄坚师长高兴地唤道：“石江勇！”

“到！”石江勇精神抖擞地答应道。

黄坚师长笑了。他上上下下打量对方一番，说：“累得你两条腿拉不开大栓了吧？”

“嘿嘿，我一点不累。”

黄坚师长轻轻地摇了摇头。他看得出，尽管石江勇还是那么英气勃勃，但从那风尘仆仆的神情中，他察觉到对方已经疲倦极了。

“不，你瞒不了我，我知道你们累了，很累了。”黄坚师长说着，拉起石江勇的手，转身朝着背后作为师指挥

所的一个大山洞里走去。

山洞里，电话机、步话机、发报机，响成一片。人们都在悄悄地、紧张地工作着。

他们进了山洞，拐了个小弯，黄坚师长把石江勇往一张行军床上一摞，回头冲警卫员喊了声：“小李子，搞点吃的来，犒劳犒劳我们这位先锋官！”

警卫员答应一声走出了山洞。石江勇见师长在这么紧张的战斗中，还为自己张罗着吃饭，很过意不去，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师长，我一点不饿，快别为我费心啦。”

黄坚师长是位年过四十的人，中上等个儿，肩膀挺宽，古铜色的脸膛，高颧骨，直鼻梁，薄嘴唇，大耳朵，两道浓眉，一双不算太大的眼睛，总是向前直视，闪烁着又严肃又活泼的光辉。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深沉、稳健、果断的性格。他瞟了石江勇一眼，说：“哼，肚子里明明饿得咕咕咕直叫唤，嘴上还要充硬汉子。”

石江勇一看揭了他的老“底”，嘿嘿地笑了。

“你先别笑，我还没批评你哩，离开我身边才几天，就装起斯文来了。要不得，的确要不得。”黄坚说完这句话，自己也抑制不住地笑了。

石江勇等师长停住笑，开始报告说：“师长，我团胜利地完成了龙峒里一带的截击任务，歼灭了李承晚两个营……”

黄坚师长亲切地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你报告了，你们团的情况我全部知道了。你们又打了一个漂亮仗。不仅吃掉了李承晚两个营，而且为朝鲜人民军吃掉逃到沙里院一带的

敌人，创造了有利的战机。郑煜师团长还特地打来电话，对你们表示感谢哩。呃，你们一天一夜，冒着大风雪，跑了一百二十多里路，本来应该叫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才是哩！可是形势不允许我这样做。是喽，不允许啊。江勇，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？嗨，矛盾着哩。”

石江勇盯着黄坚师长那双深邃的目光，说：“我理解，我们都理解。”

黄坚又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，你不完全理解。好吧，你先吃饭吧。”说着，他退到一条长凳旁边坐下来，低头看起报纸来了。

石江勇看着警卫员放在桌子上的饭菜，心里琢磨着师长的话，没有立即伸手去拿碗筷。他曾给师长当了一年多时间的警卫员。在一场大的战争打响之后，特别是在打响前夕，师长虽然有说有笑，甚至坐下来跟人“将军”，但是他很少能睡好觉呵！他总是从大的战略全局一直考虑到每个细小的战术情节；或翻过来，从每一个细小情节之中去纵观大局、权衡轻重，以便把指挥员的决心下在非常稳妥的基础之上。

黄坚师长一抬头，发现他没有动手盛饭，便动手把饭盛好，说：“快吃，抓紧时间！”

石江勇说：“师长，你也吃点吧。”

“好呵，客人倒让起主人来了，这是哪兴的规矩！给我打冲锋，不够管添！”

石江勇笑着抓起筷子，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隔了一会儿，黄坚师长放下手里的报纸，问道：“战士们的休息都安排好了吗？”

“都安排好啦。”

“对，能够利用战斗的间隙，叫战士们多休息上一分钟也是好的。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，应该发扬勇敢战斗、不怕牺牲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啊！江勇，刚才我要你理解的就是这个！”

这当儿，警卫员走过来，递给黄坚一封信，说：“首长，你的家信。”

“哦。”黄坚先取出信笺看了看，然后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四寸照片，上面并排站着三个孩子，两男一女。石江勇看到这张照片，心里一阵难过。师长的爱人原是师卫生队的军医，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不幸牺牲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师长就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送到武汉，委托孩子的外婆来照看。这信就是从那里寄来的。黄坚深情地朝着照片端详了一阵子，然后往石江勇面前一放，指着照片说：“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在这里顶风冒雪，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，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他们！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！我们这些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，应该说是最幸福的人哩！这是因为我们正在为未来而斗争。正如《国际歌》中唱的那样：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！江勇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”

黄坚由于兴奋的缘故，眼角上聚起了几道清晰的笑纹，使得他那鬓角上出现银丝的脸，益发显得沉着、干练，而富于憧憬。石江勇每当看到这张熟悉的脸，心里总是泛起敬慕的浪花。

石江勇吃罢饭，放下碗筷，急于想知道师长叫他来，有什么战斗任务。半天，见师长没有部署，急着问道：“师

长，有新的战斗任务吗？”

“有，时间还来得及，你先在这里歇歇嘛，急啥哩。哦，险些又叫你滑过去！我来问你：我叫你们团政委朱大胡子捎个口信给你，叫你到师卫生队去看看你妹妹，~~你走可没有？~~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是时候。”石江勇说。

“你呀，离散十四年的亲骨肉，党使你们兄妹团圆了！地方政府同志为了寻找你妹妹，花费了多大心血呀。出国前，叫你去桓仁县看看你妹妹，可是半路上你就跑了回来。你说正赶上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，不是时候！这回你妹妹参加了志愿军，地方政府特意把她送到我们师里来，你总该去看看她，你怎么还说不是时候，这可不行！你可想过，这是怎样的十四年呀？”

石江勇看着师长的脸，方才的微笑没有了。是呵，他何尝没有想过呢！每当他想起十四年前那个凄风苦雨的秋天，他的心哪，犹如刀搅似的疼痛！那一年，石江勇才九岁，春旱秋涝，庄稼颗粒儿未收。全家四口人，靠在浑江上打鱼谋生，别说买穿的，就是吃的，也是上顿不接下顿呀。可是狗地主杜阎王却乘灾逼债。江勇爹说了句没钱还债，就被抓到村公所，吊在屋梁上打了一天。穷乡亲们出联保，好说歹说才算把人给放了回来。可是，人到家不到七天就死去了。江勇娘领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没着没落呀。虽然有多年的老邻居朴正岳老爹和穷乡亲们的帮助，怎奈狗地主杜阎王三天

两头逼债如索命，江勇娘再也活不下去了。一天下午，她操起家里那把老菜刀，跑到狗地主家去拚命！杜阎王唤出几条恶狗，活活把江勇娘给咬死了！当石江勇拉着六岁的妹妹小秀子闻声赶到地主大门口时，江勇娘再也没能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！从此，朴正岳老爹收养了他和妹妹。谁知，就在那年腊月的一天清晨，小秀子出去拣树枝，突然失了踪。朴正岳老爹和穷乡亲们一连找了好几天，也没有找到他妹妹的影儿！……

十四年过去了。解放后，地方政府就到处为他寻找妹妹。今年九月中旬，他接到地方政府的电报，告诉他秀子找到了！部队首长和同志们听到这一喜讯，多么替他高兴呵。被战士们称为大胡子团政委的朱志毅，特意跑到五连逼着他立即动身去探望自己的妹妹。但是，就在他回故乡长白山麓的途中，突然得知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，疯狂北犯的消息。他没有来得及去看妹妹，当即返回部队。不久，他接到妹妹石江秀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半身照片，他也把自己的照片寄给了妹妹，就算兄妹见了面！从妹妹的信中他才知道：十四年前那个腊月的清晨，妹妹到村边刚刚拣起几根树枝儿，狗地主杜阎王带着狗腿子追上来，狼歹歹地说了一句：“叫她顶我的债！”便把妹妹往麻袋里一装，弄到桓仁县以北的四道沟，卖给一个大地主家当了丫头。可怜一个六岁的孩子受了多少苦呀！地主婆逼她给倒尿盆子、捶背，还得喂猪、扫地，干不好就打！在她八岁那年冬天，到山上放猪遇上狼群，狼叼走了几只猪崽子，狗地主知道后，把她堵在半道上，抡起大镐把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毒打。妹妹当场被打得断

了气！狗地主头也没回赶着猪就走了。这时，幸亏一位邻村姓王的穷老汉拣粪路过这里，一摸她心口窝还有气，赶忙脱下老羊皮袄，把她包起来，悄悄地抱回家里……

解放后，在土地改革那年，地方政府镇压了那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，秀子翻了身。乡亲们一致推选她当了农会妇女主任和民兵副队长，带领大伙儿斗地主、剿土匪、分田地。今年春天，她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“给你妹妹写过信了吗？”黄坚打断他的沉思，问道。

“写啦。”

“打完这一仗，一定要去看看她。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听到啦。”石江勇笑了笑，回答道。

“你不用笑。师政治委员已责成文工队，叫他们把你们兄妹二人离散团圆的十四年，编写成剧本在部队演出。”

“这有啥好演的。”

“你错啦。不能把你们兄妹二人的悲惨遭遇，仅仅看成是你们个人的遭遇。这是阶级的遭遇，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遭遇的一部分！因此，我们要演出去，一定要演出去！要叫我们的每一个战士都牢牢记住他们的阶级苦，民族恨！”师长说到这里，显然很激动，他站起身来，习惯地在地上来回踱着。

这当儿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带着两名干事走了进来。敬过礼，把一份写好的材料递给师长，说：“主任叫我把它送给你和任政委，这是一份关于在部队中开展第二阶段仇美爱朝教育提纲，请首长审阅。”

“哦，好啊，好啊。”黄坚接过教育提纲，坐在桌旁的

凳子上，认真地翻阅起来。半晌，他仰起脸来，冲着众人说：“我们要在第一阶段广泛开展忆阶级苦、民族恨的阶级教育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深干部、战士对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认识。最近，军长给我讲了个杜鲁门的故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他为了掩盖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，把放在他写字台上的一尊小炮，换上了一个象征和平的微型犁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微型犁掩盖不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，就象狼似的，再变换它表面的毛色，总是要吃人的！你们想想看，那些操纵着白宫的大军火商们，他们不发动战争才怪哩；不发动战争，他们怎么能发横财，怎么能填饱他们那贪得无厌的肠胃！”说到这里，黄坚放下那份教育提纲，沉思了一阵子。众人不眨眼地看着他，那一双一双眼睛发着亮光。

“你们在提纲中指出这一点很重要。”黄坚重新站起来，在地上慢慢地走着，开始说道，“美帝国主义发动这场侵略朝鲜的战争，最终目的还是针对我们中国的。六月二十五日出兵朝鲜，六月二十七日派出第七舰队武装侵占了我们台湾省，并积极插手印度支那。这就从印度支那到台湾省，到朝鲜半岛，对我国形成了大半个包围圈。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，它竟悍然把炸弹扔在我国人民的头顶上！你们说，它为什么要远隔重洋跑到我们祖国的大门口来耍野蛮呢？”

众人听到这里，都激起了极大的义愤，不约而同地回答道：“它看到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，推翻三座大山，过上好日子，不甘心！”

黄坚师长说：“对！中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，彻底地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美梦，它看着中国人民一

天比一天好起来，怎么不气得眼红哩！但是……”他忽然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石江勇的脸上，问道：“江勇，你说！我们能叫它重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？我们能叫我们的子孙后代再去做十四年前的石江勇和石江秀吗？”

石江勇一听，激愤于色地回答：“不能！我们不答应它！”

“是这样的！它来侵略，我们就把它消灭嘛！”

一缕阳光从山洞口射在黄坚师长的脸上，使那张坚毅的脸，更加清晰，明朗起来。石江勇看着师长的脸庞，脑海里翻腾着师长的话，使他感受到无产阶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威力。他不由得想起，今天是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军一同作战，一个月零九天的头上，在这短短的四十天里，朝鲜战局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呀！四十天前，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，简直不可一世，把侵略的魔爪伸到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只有一江之隔的楚山，疯狂叫嚷要到沈阳过他们的什么“圣诞节”。但事实又是怎么样呢？在我中朝两国军队的共同打击下，第一次战役敌人就遭到失败，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里，战犯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又策划了所谓“冬季结束战争总攻势”，企图挽回败局。我军根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英明决策，采取暂时的战略撤退，把主力部队从清川江一线撤回到定州一线，和朝鲜人民军大力协同，密切配合，结果我们一个大反击，麦克阿瑟所吹嘘的“赢得战争的一次总攻势”，就成了一次地地道道的“总溃势”，丢下几万人，仓皇南逃。我中朝军队就衔尾疾追，一气解放了顺川，收复了平壤，追到溪水。目前，已处于第二次战役的尾声！事